

名家新作

## 春消息(五首)

李少君

### 一花一洞天

鸟只为天空代言  
一只鸟,就拥有整个天空

巨鲸是大海的代言  
巨鲸出动,所有的波浪都为它喧哗

我就为海南岛代言吧  
我熟谙此地的一草一木  
探亲访友,一花一洞天

诗人啊,你要为人类和世界代言  
暮色苍茫,你就是苍茫的见证者  
春光乍现,你捕捉第一缕春光

### 故宫

故宫柳色新  
对于古老的故宫  
我也是一个新人

春色,正从那一小截柳枝侧漏  
随之飘下的,是春风,还有花絮  
被遣散的,是寒意,是过往宫廷旧事

### 青团

水面灯影幽暗,桨声中  
一星如豆,挂在树梢  
游子总是寒夜才能回到家中

堂屋,餐桌上的一盘青团  
既是食物,又是温馨的慰藉  
添上一杯青茶,就是母爱本身

### 又是清明

清晨,窗外鸟鸣似亲人  
不是从山间寻到这里吧?  
春风一阵一阵地吹拂  
这莫名的感伤一阵一阵袭来

霓虹夜,处处有神奇的相逢  
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 
彼此热切招呼,似乎都熟悉  
或许因为都生活在前世今生里吧

### 消息

寂寥逐渐扩张的时候  
鸟雀趁机占据了那个领地  
不多的几棵树,构成一个林子  
鸟雀嘈杂,显出更深的安静  
这一切,恰合我的心意

我在芭蕉下摆一张木茶几  
放两三套小凳,也备了好茶  
听说你渡海要来看我  
给抑郁已久的心灵放一个假  
海上风平浪静,正可启航

鸟飞上飞下,松鼠蹦跳其中  
绿植花草环绕,一切相安无事  
我稍有些疲累,春光里小憩  
你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  
我安顿好了所有,准备就绪

倏忽间,气温飙升到了三十摄氏度。生怕春天匆匆离去,临时起意,走近你——夹河。

我守着几年不变的约定,每年紫云英盛开时便来看你,一年又一年。在你最美的时刻,拥抱你曼妙的身姿,抚摸你粉嫩的肌肤,呼吸着你的芬芳。湘江用绵绵细浪,捎去我对不远处浩浩洞庭的深情,一半是希冀,一半是畅达,以一颗朝圣者的心,走进春天的深处。

夹河,你静静地躺在湘江东岸,顾名思义,在湘江大堤内侧,用第二道堤防挽起约800亩水面,你像慈母一般,护佑着苏蓼园。丰饶的苏蓼园坐落在长沙最北端,相传因长满紫苏和蓼草而得名,这是一片铺展着紫色、红色、绿色还有白色的土地。

夹河,你的河床并不平整,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洼地水凼。春夏丰水季节,夹河一片汪洋,和湘江外河碧浪相映、涛声相闻。秋冬季节,湘江枯水期,夹河显山露水,天地轮回、岁月沧桑、人世代谢,时光梦里,仿佛都在河底的沟壑起伏之中呈现。条带状的主河道自

编者按

春天,属于色彩,漫山遍野,到处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。每一种色彩的背后,都有它独有的故事。春天,属于小动物们。燕子归来,穿越杨柳,穿越整个严寒;小鸭子们嬉游在春水里,荡漾起一池又一池的涟漪。春天,属于那些勤劳的人们,他们在春天的田野里耕耘,播种希望,播种未来。我们特别组织《春之声》这一期专版,向春天致敬。

# 耕耘春风里

朱丽宏



春耕途中。

通讯员 摄

一场透雨后,日头照个三两日,地皮儿就紧缩发皱,像绷起一层膜。春耕的时机到了。

小时候春耕点种时节,家家户户,男女老少齐上阵,连学生娃都放了春播假,吱吱哇哇一片欢腾。

水浇田里的麦苗,都支棱起了绿色的耳朵;山坡地呢,正眼巴巴等着耕犁、施肥、播种。我们家山坡地12块,其中包括黑石沟“屁墩儿”大的一块地。种瓜点豆,撒棉籽,再小的地块,爹都舍不得扔掉。

春耕前,爹做好了一切准备。修犁补耙,每天拿花籽喂小黑驴,让那家伙士气大振,老在圈里“得得得”敲它的前蹄。接下来的几天,小黑驴果然不负众望,拉犁把拉耖,兼带拉驴车。驴车驮着我们,南征北战,辗转东西。我们在田里学耕、学耙,频频点豆,忙种瓜……人生的课堂如此广阔,沾染着节令的温润。

我怀念驴车上晃悠悠的感觉,身旁是沉默的犁耖把耖、种子布袋,叽叽喳喳的我们几乎翻遍了天。毛驴在前,头一低一低,“得得得得”走着,蹄音清脆。若碰见同类,它把头一昂,“嗚——昂——嗚——昂”叫几声,像朋友打招呼。

爹心疼黑驴,舍不得坐车,后来,干脆把耖也扛上。一路上坡,到达野鹤岭山脚时,霞光染红了沟里的白杨树尖儿。卸了驴,有扛耖的,有背耙的,有挑筐儿的,有牵驴的,走路尚不稳当的小弟,也搬了盛种子的葫芦瓢,一家人造逼上了岭头。

拉犁把拉耖等最重的力气活儿,要靠小黑驴。它再怎么累,眼神总是水样清澈,没半点委屈。至多,回到场院时,一矮身儿下去,舒舒服服地打几个滚儿,弄得尘土四起。

毛驴前行,得有人牵着笼轡,傍着驴头,给它引路,我们把这个活计叫做“傍耖”。一般我们家傍耖的人,总是我娘。她走在翻耕喧腾的土里,两脚一插一插,像跋涉在沙漠里;爹呢,在后扶犁,用劲儿下压,使犁铧像刀一样深深吃进土层。

随着豆蔓和草根被犁铧切断的清脆声,一绺绺湿润的泥土,翻涌在犁铧一侧,像一朵朵浪花。漫开的泥土味儿,有一股幽幽的潮润之气,清清的、湿湿的。说不上好闻,也不难闻。土腥气被太阳照着,像照着看不见的绸纱,丝丝缕缕,柔柔软软。

渐渐地,就听见人和牲口的呼吸都粗起来,呼哧呼哧,都出了汗。我稍大点,就替我娘傍耖。第一次上,黑驴欺我小,一仰脑袋把我撂了个屁墩儿。我多用鞭子,啪地抽了它一下,它的傲气才稍稍平复了些。等我牵它时,它仍不配合,斜睨着白眼,蹄子往旁边迈,地垄沟被犁得七扭八歪。爹又是一顿训斥,娘也跑上来,好言好语跟它商量。黑驴这才埋头哼哧哼哧往前走。

土地一绺绺划开,又一绺绺弥合。重新组合的过程中,粪肥均匀地入了土层,松软代替了坚硬,肥沃置

换了贫瘠。犁后的土地,像一片温柔的草场,你就是在里面翻筋斗、打滚儿,也绝不会有一片坚硬硌疼你。

犁铧到不了的边角,爹挥着耖头,一撇一撇,猛力刨松,再拿铁耙子耙平。最后一小片收拾平整细腻了,他把耖头狠命往土里一刨,直起腰,长长舒一口气。

然后,从兜里摸出旱烟叶子,练习册废纸,麻溜卷成一个喇叭筒烟卷,唾沫沾湿了边沿,粘住,点燃,“嘶”地一吸一呼,无比陶醉。

他带着一团烟气,沿地边东西走走,南北行行,好似丈量着土地,盘算着收成。他弯腰抓起一把泥土,在手里捏成团儿,揉成末儿,又扬在风里。他的脸上,浮现出粲然的微笑。

有几个人从地边经过,立在那,凝望一阵,感叹:“老米,看你把这地拾掇得!赛过女人的绣花布了!”

爹答:“山地,地力薄,得养哩!”“爹,你借你家花生榨油啊!”

爹答:“没说的!”脸上洋溢出自豪的欢笑。

等人们走过,我爹跟坐在地头的娘说:这地,种花生,榨油,够我们吃一年了;种红薯,还得另打一眼窖。人诚,地不虛。来来来,我们把把油,给它种上。

过晌午,很累了,弟弟在地头已经睡得像小狗。然而,我们还是在爹的带领下,努力完成了这一亩多地的春播。

## 在河之洲

王宏

有一种沉稳,不随季节变化而易轻袒露心迹。零散分布的沟沟壑壑之中,藏着秋波,含着暗语,蓄着深沉。而那或大或小、或起伏的河洲滩涂,大部分铺着小草,一块块让人心生怜爱,心平温馨,更何况又是一年春草绿。这些年,当地睿智的治事者,冬季在你的沃野撒下紫云英种子,深春季节,便有了乱红飞过秋千去。

惆怅渐长的当儿,紫云英披着灿烂的阳光,迎着呢喃燕语,给人们送来满目繁花、一地芳香,惊艳了平静的乡间。你虽远在长沙北陲,洞庭湖近在咫尺,城里人却逐艳而至、闻香而来。一时间车行如鲫、人流如织,如彩云飘落人间的各色帐篷、悠闲自得的垂钓者、甩着尾巴啃草的牛儿、追逐嬉戏的羊群,随着满地草花“咔嚓咔嚓”纷纷走进镜头,网红打卡点实至名归。

今天,不知是阳光催得急还是自己心太急,我希望你来得早一点,你怀里的草地嫩生生的,紫云英稀稀疏疏,河滩上本该遍地的姹紫嫣红,这会儿,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粉色轻轻飘荡在草绿之中。“咯施粉黛”,我脑海中立马蹦出一个词儿。一河静水带着质感的乳白,和天边浮云浑然一色,不过,那些粉红和油绿,轻轻勾勒出了天地之间的界线。帐篷,黄色的、紫色的、白色的、蓝色的;游人,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,早已在我心头荡起涟漪——“莫道君行早,更有早行人。”牛羊在前,钓者悠然,四下皆欢,我踏足绵软的土壤,细嗅泥香,慢闻花香,渐觉野旷。

一团春意迷离了双眼,妻子双手举起一大把绿中泛出淡白的植物,得意扬扬地朝我走来,引来一片好奇的目光。我大声念道:“多么鲜活的水赋子,藜蒿、荠菜、水芹菜啊!”春风过耳,我依稀听到有应答之声。

## 迎迓四月

陈爱民

一

所有的光都变得异常狡黠,飘忽不定。天和地,一忽儿对抗,一忽儿媾和。上午的阳光,路线图很清晰,身影婀娜;而下午,雨水却十分懵懂,扯起重重叠叠的幕帐,许多混沌的脸,四处浮动。当然,月亮的皎好也是有的,在蛙鼓的清亮中,慵懒和幽思,摇摇晃晃,渐渐的,就把整个夜晚都漫漶了。

不要紧的,毕竟,有一种灵光在上升,日夜兼程,不可阻挡。所以,明媚是主旋律,欢快的键盘,蹦蹦跳跳,席卷一切沉闷和迟钝。每一条大道和小径,每一条大江和溪流,解放了板结,褪掉了羞怯,步态轻盈起来,且婉转优美。

二

一切都乱了,因为,每一个生命,都想做季节的主人。一切又都没有乱,秩序井然。最大的乱,成为最大的不乱。

桃花李杏花杏花等名角,正萌生着退意,舞台陡然无比空阔,无比细腻。映山红有自己的设计,在大面积歌唱之后,只在山崖的拐角处,闪出几朵笑来。紫云英喜欢铺陈,从山的顶端一路跌撞下来,一沟的梯田,战栗着紫色的幻影。油菜花简直是声嘶力竭了,这里烧一把,那里燃一团,晕眩着所有的注视。野蔷薇倒自由自在,路边开一丛,坡上爬一溜,点点滴滴,款款依依,不打眼,有暗香,正是浅浅的欢喜。苔花呢,在昏黄,在墙角,在低处,不急不躁,一粒粒,一点点,细数着自己的幸福。

是的,布谷已咯过血了,声音愈

三

牧童,确实很古典,加上有横笛吹响,村子就憨了,就水墨了,就写意了,有如一个镜头,微微的摇,逐渐被拉向了远方。

肯定,有一串串山歌打起架来;肯定有一把犁,刺痛了土地的欢欣;肯定有一把铁锹,挖开了菜园子更多的幸福。坡上,有许多绕指柔,噙住了茶的舌尖。水田,一手手青秧,坐实了自己的憧憬。那些蚕儿,把声音嚼碎再嚼碎,碎成了梦里的话。每一天,汗水会给父亲洗澡,母亲的双颊,总是飞满新娘子的红云。

请看,孕,从一个动词开始,全力向一个形容词发起冲刺。

如此,找回泥土,找回真实,找回自己,找回每一个具象。我们,全体的我们,向岁月致敬吧,千万不要回头,一回头,那些意味深长,已经是丰姿妖娆。

## 燕子衔来的春天

范亚湘

一边婉转地鸣叫着……

一大清早,喜鹊就在屋前的树梢上欢快地蹦来蹦去,真像有贵客要来的似的,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

晌午的时候,两只燕子在屋檐盘旋了几圈,径直飞进了堂屋里,尔后又迅速地飞了出去。等燕子再飞来时,米黄色的小嘴里衔着泥,在堂屋里绕了几周,便停歇在朝阳的墙角里,锋利的脚爪紧紧地抓住墙壁。先是机灵地晃着小脑袋,漂亮的小眼睛打量了一番,然后将嘴里的泥粘在墙角。一只粘完,似一支离弦的箭“嗖”地飞了出去,另一只接着粘。不一会儿,那一只又衔着泥回来,这一只又如同箭一样射出去……

穿梭的燕子鼓动着飘逸的风情,村子里,到处映照着明媚的阳光,炫耀着缤纷的色彩,飞扬着悦耳的风吹皱了平静的河水,小河水绽开着洁白的浪花。沉睡一冬的小草,偷偷地从地里钻了出来,这儿一丛,那儿一簇。山岗上,菜地里,小路旁,开满了鲜艳的花朵,姹紫嫣红,芳香扑鼻,吸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蜂。

一阵冰凉的风吹过,柔柔的雨飘了下来。那雨忽儿直线滑落,忽儿随风飘洒,留下如丝、如纱、如雾、如烟的情影。飞溅的雨花宛若琴弦上跳动的音符,奏出动人的旋律。细雨飘摇,燕子张着翅膀,如一架小巧的滑翔机,沿着一条神秘的线路轻盈地掠过,村子的上空便出现了无数流动的小点儿。雨雾蒙蒙中,燕子的白肚皮很是打眼,就如浪花般一闪即逝,于是,沉郁的村子便鲜活起来。也许燕子飞累了,也许燕子寂寞了,结伴并排歇在纤细的电线上,叽叽喳喳,时而交颈嬉闹,呢喃细语地交谈着;时而抖擞收腹,高亢嘹亮地唱着歌儿。

雨过后,一切都像刚睡醒的少女,欣欣然张开了眼睛。经过雨水的滋润,葱茏的大地一派生机盎然,嫩蓝嫩蓝的天空清新极了。农民肩扛犁铧,牵着水牛缓缓地走向田野。犁铧翻动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醉人的泥土味,各色鸟儿在翻过的土地里欢快地觅食。燕子也飞到田野,歌在一旁好奇地看着鸟儿们。忽而,像是陡然忆起了什么,翘着尾巴,将小嘴插进泥里,轻轻衔着一团泥土,展开双翅凌空而去。不时,有胆大的八哥飞到牛背上,一边不停地来回走动,

